

金華地區風俗志

沈嘉海題



封面题字：章寿松

校 对：黄继善

朱福田

义乌市风俗简志

目 录

第一章	概 述	(1)
第二章	生产习俗	(12)
第一节	农 业	(12)
	田作、蚕桑、山林、饲养、纺织、鱼菱、 水利、其他	
第二节	手 工 业	(48)
	手工艺匠、工艺品	
第三节	商 业	(51)
	集市、交易、民间借贷	
第四节	其 他	(54)
	磨坊、酱作	
第三章	生活习俗	(56)
第一节	饮 食	(56)
	主食、副食、名产菜肴、风味食品、 节日食谱、其他	
第二节	服 饰	(68)
	衣服、鞋帽、发式、修饰、佩戴	
第三节	器 用	(78)
	家具、被褥、日常生活用品	

第四节 居 住 (85)

村落、住宅、室内陈设、公房

第五节 交通运输 (89)

道路与桥梁、水上交通、陆路运输、凉亭

第六节 医药卫生 (92)

土医生、中草药、土医术、验方

第七节 文体娱乐 (97)

放风筝、斗牛、灯会、锣鼓班、罗汉班、

唱道情、社戏、豁拳、行酒令、下棋、

做游戏、其他

第四章 礼仪习俗 (112)

第一节 婚 姻 (112)

婚制、婚礼、婚姻异俗、家庭、宗族

第二节 喜 庆 (124)

贺生、祝寿、建房、迁居、建灶

第三节 丧葬和祭祖 (128)

丧葬、祭祖

第四节 交 际 (137)

第五章 岁时习俗 (139)

第一节 传统节日 (139)

春节、元宵、四月八日、端午、七夕

中元、中秋、重阳、除夕

第二节 时令节日 (144)

立春、立夏、清明、夏至、冬至

第三节 新兴节日 (146)

第六章 信仰习俗 (147)

第一节 神 祇 (147)

第二节 仪 式 (148)

庙会、开光、游桥、接龙求雨、靠山、
偷神泥佛骨、龙板、摆大年祭、做好看

第三节 巫 术 (151)

占卜、扶乩、巫三姐、看相、算命、测字

第四节 测 兆 (153)

讨采、圆梦、求签

第五节 禁 忌 (155)

第六节 其 他 (155)

风水、认异类亲、烧百家米饭

第七章 其他习俗 (157)

第一节 民间组织 (157)

谷会、桥会和渡船会、黄沙会、水龙会、龙
灯会、育婴会、义济会、义祭会、施茶会

第二节 小 姓 (160)

第三节 乞 丐 (161)

第四节 殴 斗 (162)

第五节 诉 讼 (162)

第六节 敲 糖 帮 (163)

后 记

第一章 概 述

义乌位置从地图上看是在东经 120° ，北纬 29.3° 之相交点上，居浙江省中部，东接东阳，南界永康、武义，西毗金华、兰溪，北邻浦江、诸暨。就地貌面言，为丘陵地带，属金衢盆地边缘北端。

秦始皇废封建建设郡县，置会稽郡，领县二十四，本县为其中之一，命县名为乌伤。因当时孝子颜乌，年幼丧亲，家境贫穷，无钱浼人营葬，只得独自挖泥，亲手掩埋，墓未成而两手十指尽出血，感动成群孝乌衔泥助葬，及坟成，乌嘴尽伤，故名。西汉时为吴王刘濞领地。新莽时，更名乌孝。东汉时复称乌伤。汉献帝初平三年（公元192年），分出县西南部份地另置长山县（今金华）。三国时，东吴赤乌八年（245），又分出县南部份地置永康郡（今永康）。宝鼎元年（266），析离会稽，另置东阳郡，设郡治於濂水之东，金华山之阳，故名；乌伤属东阳郡管辖。历经晋、宋、齐诸朝，均仍旧名。南朝萧梁时，改东阳郡为金华郡。隋平陈后，改会稽为吴州，划乌伤归吴州。开宝九年（589），划出吴州南部置婺州，乌伤属婺州。大业三年（607），婺州复称东阳郡。唐高祖武德四年（621），东阳郡仍称婺州，割乌伤一县别立稠州。六年（623），稠州分置乌孝、华川二县。七年（624），废稠州合二县为一，始称“义乌”，隶婺州。垂拱二年（686），划出县东部分地，与吴宁合并，另置东阳县。天宝十三年，又分县北部分地并割兰溪、富阳部份地合并，别立浦阳县（今

浦江)。北宋时义乌属两浙路婺州。元时隶浙东宣慰司婺州路总管府。明成化十四年(1478),改婺州为宁越府,十八年,宁越府改称金华府,辖八县,义乌在其内。清初置金衢严分巡道,辖金华等府,义乌为金华府属县。浙江初光复时,省辖各旧府属,皆称军政分府,领县如故;民国元年(1912)十月,南北统一,乃废分府。民国三年五月,置金华道,义乌属之。五年五月,浙江因反对帝制独立废道设府,六年复置道,义乌仍属金华道。北伐后,行政区划改为省县两级制,废金华道,义乌直属于省。民国廿四年,省县二级之间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,义乌划归第四公署。三十一年五月,义乌被日寇占领,县府流亡永康。三十四年八月,抗战胜利,九月,县府迁回。1949年,新中国成立,设金华地区行政公署,义乌属其领导。1960年,邻县浦江裁并入义乌。1968年,复设浦江县,把十年前并入之浦江县,归还建制。

本县地势由东向西南倾斜,地形东西狭,约三十公里,南北长,约六十公里,面积约一千一百平方公里。境内丘陵起伏,地形复杂。四周多山,以南北为最,南鄞尚阳乡之大寒尖山,最高峰达海拔九百二十五余米,为本县群峰之冠。其他低山,也在海拔百米以上。整个地形是南北高,中间低,顺坡斜向东阳江与大陈江,宛似长廊。东阳北江自东向西流入本县,经义东、城阳,至佛堂区之新店附近,与自王勘头经坑口、石壁、前流村来会之东阳南江合流,向佛堂镇而去金华。大陈江发源于县北巧溪乡之大坞尖,向西流经苏溪折北由大陈而入浦阳江。在汛期,东阳江佛堂至金华段,可通五吨木船。浙赣铁路线纵贯南北,穿越十三个乡,境内有六个火车站。公路四通八达,通车里程达二百六十公里有奇。气候

春夏多雨，梅雨季较为集中。七月份以晴热为主，每出现伏旱。秋季因台风影响，时有霖雨。冬季则偏晴冷。年降水量在一千四百毫米上下。年平均气温在摄氏十七度左右。无霜期约二百四十天前后，年日照在二千四百小时光景。土壤有红、黄壤，岩砂及水稻土等，其中水稻土，约占三分之二，是生产粮食的良好基础，都分布在丘陵地区。

全县行政上分为城阳、义东、佛堂、义亭、苏溪五个区，稠城、佛堂二个镇，廿三里等四十七个乡，七百四十七个大队。自然村有一千七百四十六个。全县人口据八二年普查统计为五十六万八千三百八十六人，其中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四点七。县城设在稠城镇，为县委、县府所在地，是全县政治中心。居民基本上为汉族，方言属瓯语系，与诸暨相接处，略近吴语音。

义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，由农业促进其他各业之发展。农业生产经历漫长之前进、停顿、再前进之曲折道路。至一九八三年，全县农业年总产值达到二亿一千四百三十五万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较一九四九年增长三倍四，平均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五；粮食总产量达到五百三十五万六千担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近二倍，平均年递增百分之三点三，糖蔗产量为一万九千一百六十八万担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点七。

工矿企业，在解放前几乎是个空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从少到多，迄今已建有榨糖、造纸、化工、电力、机械、电器、制革、食品、电视、萤石、地产煤等厂矿。乡镇企业有陶器、砖瓦、五金、机械、缝纫、竹木制品，农副产品加工等，共计二千多家，家庭工业户发展到一万六千多

户。截至一九八三年末，全县共有工业企业三百五十四个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五点八倍，全县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二万三千零七十九人，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一亿二千六百八十五万元，全县工业总产值达一亿六千五百零一万元。据统计一九八三年义乌县工农业总产值，为三亿七千九百三十六万元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六倍多，全县社会总产值为四亿五千四百九十八万元，人均七百八十五元。

商业在解放前，以私人独资经营为多。商号萃聚于各乡镇，而以稠城与佛堂二镇为尤多，较大自然村亦广有出售杂货小铺。各区更有一年一度庙会，作规模较大物资交流场所。此外还有季节性腌制火腿，烘晒南蜜枣厂商及沿门敲糖换鸡毛肩贩。解放后，商业进行改造，原有经商店铺摊贩，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。近年来，商业政策放宽，国营和集体商业蓬勃发展，个体摊贩犹如雨后春笋，遍及城乡。新兴起稠城与廿三里之小百货商场，更是驰名遐迩。单就稠城小百货商场现状而言，占地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三平方米，全部水泥铺地，玻璃钢瓦盖顶，设固定水泥摊位四十排，分作一千八百六十六个位，内有四层综合服务大楼，设招待所与餐厅，可供一百人同时就餐和住宿，并有小商品寄存处、小卖部、信用服务部、冷饮室、市场广播室等。该场每天交易商品种类达二千四百余种，成交额达三、四十万元，一九八四年为国家提供税金及市场管理费六、七十万元。商贩把义乌手工艺品与全国各地小百货，通过各种渠道在此集散，市面繁荣异常。

火腿、红糖、南蜜枣，为义乌三大特产，素负盛誉，远销省内外，并有部分出口。

义乌是历史上人才辈出县分之一，如唐垂拱年间之骆宾王，代徐敬业起草之《讨武曌檄》，义正辞严，气势磅礴，词藻优美，音节铿锵，脍炙人口，千古传颂。赵宋时宗泽之《回銮二十四疏》，其卓识、孤忠、血诚，使后人读之，无不为之扼腕，叹息、流泪。他只手中中原、力抗强敌、弥留之际，三呼渡河，至今犹壮。元代史官黄潜，裁定宋辽金三史，笔法严谨，无懈可击，为人称道。元顺帝时，创导滋阴学说，开一代医风名医朱震亨（丹溪），著有《格致余论》等医书十四五种，为金元二朝四大名医之一。明朝王祿，与浦江宋濂，总裁元史，明太祖称为浙东二儒。其他在历代王朝考中进士者，自宋皇佑元年至清嘉庆七年（1049—1802），在七百五十余年中，就有王固等一百三十余人，平均五年中式一名进士。清初金衢严分巡道吴之器，著有《葵书》等著作多种。清初才女吴之艺妻倪人吉，能诗善画工绣，吟有《凝香阁诗钞》。清光绪时，广东之端溪、广雅二书院主讲朱一新有《拙庵丛书》、《无邪堂问答》、《汉书管见》、《市师坊巷志》等多种著作行世。本世纪以来，有司法部长吴源，江苏省高等司法厅长朱献文，北大教授龚文凯、陈桢，中央农业实验所棉业专家冯泽芳，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，明史权威、北京副市长吴晗，革命文艺理论家、诗人冯雪峰，作家何家槐等，现今学者、编辑、作家、记者等文化战线人士，更属不胜枚举。

义乌最早学校，据县史记载，官办学校为儒学，创始于北宋仁宗年间，惟校址屡更，至明朝正统年间，始卜建于绣湖之北。至明崇祯年间，复于四乡分设青岩、石榴、绣湖、稠岩、钓岩、五云、云黄、仙屏等社学（村校）。明朝所建县学，

至清嘉庆初年，历时已三百五十余年，风雨侵袭，腐朽虫蛀，屡圯屡建。已扩建为学宫。于中有大成殿及两庑，祀孔子与配享诸贤，另设尊经、明伦、修业、进德诸斋作育诸生，以教谕、训导二衙主其事。至于民办学校、虽代有创建，但为数甚少，有县西五云山麓之五云书院（明时浦江宋濂、曾前来游学），系元朝大德年间，为陈如俊所创立；县南毛店乡青溪之紫阳书院，为当地朱姓建于清康熙五十一年，绣湖西之绣湖书院，为清乾隆四十二年，知县事黄允炜捐廉创设，嘉庆时续任知县诸自谷给俸扩建，县北大陈村之漱芳书院，为清时大陈人陈云荃创办。他如个人设帐课徒者称蒙馆或私塾，则星罗棋布于各乡村。

清季末叶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县于治所及东南西北诸乡，各设一完全小学。二十年代前后，由一姓一村或一人，先后兴办学校，陆续创设江夏、武陵、金山、萃英、曲江、留轩、稠南等十余所私立完小。1927年，在原县儒学旧址孔庙（学宫），办起本县第一所中学即义乌县立初级中学；1930年，该校增设简易师范班。1935年，推行地方自治，编制区乡（镇）保甲制，经1939年，再度改编县级以下行政区划后，于各乡（镇）设一公立中心小学，保设一国民学校，原有私塾，基本上已取消。至抗日胜利时，全县中等学校有义中、义乌简师、树国、大成等数所；私立完全小学，新增有宗文、远大、青溪、爱溪、元圃等等。解放初期，为扫除文盲，各自然村设立冬学。到一九八三年时，全县已发展到有普通中学三十九所，教职员工有一千六百六十八人，在校学生二万九千五百十六人；小学六百七十八所，在校学生六万五千二百十八人。近年来，电大、职工学校、职业中学亦先后兴办。与解放前

相较，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。县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，亦在不断发展和壮大。科技面向经济建设，取得重大成果，最近三年来获得成果一百七十项，其中获省级奖五项，地区级奖十九项，县级奖一百四十五项，成果已应用于生产领域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。

目前文化工作出现了新面貌。现有文化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电影公司、婺剧团、新华书店、影剧院、佛堂剧院等县属文化企事业单位八个。一九八三年止，全县各区、乡全部建立了文化站。农村电影事业更是日趋繁荣。迄今为止，全县有乡办、队办电影队六十个，乡村影剧院四十六座。其余各类群众性之业余文化娱乐活动亦在蓬勃兴起。

义乌地处丘陵，四周多山，层峦叠嶂，气势浑雄，如“稠山”挺拔，“大寒”高耸，“东阳江”流，滔滔不息。山水所钟，民性淳朴勇悍，忠贞坚强，有史可考者，如宋时宗泽守汴京，力抗女贞族入侵，隻手孤忠，坚刚不拔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又如明初王祚使滇，痛斥元使，大义凛然，以身殉职；再如明时陈大成，保护义乌矿权，率众斗争，并佐戚继光抗倭，转战沿海，为国建勋。戚继光对义乌兵，有“民朴且勇，克谐成功”之评。抗日时期，义乌一度沦陷，邑人纷起自卫，抗击日寇，而以吴山民所领导第八大队声名为尤著，人有“浙东桥头堡”之称。

合邑居民，自古及今，以农为业，《方輿胜览》有“俗勤耕织”记载。明朝时县令熊人霖，称说义乌“士质民勤”。同朝武进周士英，令义三年，于我县民情风俗，有“颜宗流风薰被，民多尊长孝亲，忠心为国”，“概助军实，乐于舍施”，“俗近秦风，喜习戈矛”，“竞相比武，

以应征募”，“地少而瘠，人众蓄寡”，“征敛重，民多遁逃”等语。

根据上述诸端，可见我县夙昔民风一斑。降及近世，因政体变革，设施播新。自然面貌，亦非旧颜。居民于工农业生产产品类，经营方式，商品交换，生活习惯，礼仪俗尚，道德观念，宗教信仰，以至岁时节令诸方面，无不受时代前进潮流所冲击，而发生巨大变化，或被淘汰，或仍因袭，或由繁趋简，或因时而起。兹就本世纪以来民俗风貌，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以农为本，以副养农：居民因地理条件所限，绝大多数务农为生，其次为手工艺匠与肩贩。俗有“锄头柄，六尺长，放倒就有半年粮”，“大宗生意大赚蚀，朝来晚去不保险，小本经纪买油盐，衙门铜钱一蓬烟，掘掘种种万万年”，“学得手艺成，赛过三分财主命”等谚语，可见居民从业所在。

（二）勤劳节约，俭朴成风：昔人以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，描写劳动人民勤劳操作，而在义乌农民，则有“鸡啼三遍离床铺”，“三个五更抵一工”劳动习惯；至于冬令榨糖开夜工，通宵达旦，视同等闲。不仅农忙季节紧张劳动，即在农闲时候，亦惜时如金，不是积肥，亦必寻找副业，以博微利。对于粮食支用，则分季节，分闲忙，分年龄而制餐，或用杂粮瓜菜代充粮食，精打细算，务求节约，并常以白米喻珍珠，来处不易，宜粒米必惜，教育子女。服用亦取耐用实惠，敝旧则整补再用，均以不暴殄天物为训，务使物尽其用。

（三）喜好娱乐，爱习拳棒：在未享有现代娱乐体育活

动以前，农民于时逢节令或农时间隙，举行迎龙灯，走马灯，敲锣鼓，闹重阳，演社戏，放风筝，听道情，讲故事，猜谜语，做游戏等活动，可谓无村不有，老少男女各得其所。而在义东、苏溪二区诸乡，更广有罗汉班，青壮年男子，乐于学习拳棒。通过复杂之技击方法，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之协调动作，徒手拳套与器械路子，进行全面训练，使身体趋于强健，遇有意外袭击，亦可以自卫防身，此种所谓“耍架马”粗备者不乏其人。过去联合乡一带，流行着“西山下行头（指罗汉班道具服装齐全），新厅拳头”等谚语。华溪、甘三里等乡，则有“武术之乡”称誉。解放后，因华溪等乡崇尚武术，在省资助下，义乌青少年业余体校，选李塘小学为武术点，该点把入学学生，经从小培训，几年来已输送骆红江等多人，至浙师院、杭大体育系，及北京体院深造，其中骆红江已成为浙师院武术助教，并多次应邀去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拍片，其精湛武术，摄入《塞外夺宝》与《三上五台山》武打影片，该武术点专职教练骆仲华，现为省武协会员。旧有罗汉班不仅被继承下来，并为振兴中华，作出贡献。

（四）热情好客，款待竭诚：俗谚“客人是条龙，不来家要穷”，生动地表现义乌人之好客。凡遇客人登门，不论新知旧遇，故或生人，视为来者皆是客，一例招待，不能有失主人礼貌。故必先请坐奉茶，继饷以鸡蛋点心，时届用餐，更留酒饭，纵家无贮备，亦必向邻居暂移应付。平时家居，虽自奉俭朴，而决不吝惜待客。如逢喜庆或轮值大年社戏，更是未雨绸缪，不惜告贷以设宴奉客，其意不在摆阔气，装门面，而是为隆礼数，表诚意。

（五）团结互助、不分畛域：在人力未能控制大自然情

况下，重大灾害固不可抗，但较少灾情，只要群策群力，通盘合作，还是可以挽回，至少亦能减轻其为害程度。如遇干旱年分，沿江农民发动“打江车”，不分土地面积多少，长短水车有无，劳力强弱多寡，通力协作，提灌江水抗旱，务使普灌成熟。又如各村联合修筑堤坝，以防洪保圻，下骆宅附近各村，一九四六年修筑东阳江段堤坝护岸工程，即是一例。更有疏浚池塘，筑堤设闸，蓄贮水源，以资灌溉，例如一九三五年宗宅闾村，不计报酬共同浚筑库足塘工程。此外，遇到火警，群众不论农事闲忙，路途远近，无不随同各村水龙会消防设备，前往扑灭。灾后邻里戚友，纷纷馈遗粮食、种子、衣物、家具、现金给被灾户，暂度困难，无不视为分内之事。

（六）急公好义，乐于舍施：公益与慈善，历来为世所称美举，亦为我县群众信守奉行准则。遇有需要，出钱出力，不论贫富，均量力为之。诸如募建凉亭、桥、渡，铺筑道路，兴校办学，收弃婴，瘞旅人等等，往古者不能俱列，近世者更不能枚举，为见一斑，兹举一二。如最近福田乡井畴村农民赵章苏，慨助人民币一万元给福田乡校，作为添置该校教学设备之费。又如平畴乡白莲塘农民吴邦法，乐捐人民币贰千元，给江南下朱作兴建广福桥经费。

（七）民性强悍，宁折不弯：居民秉性，淳朴勇悍，遇事可以理喻，而不能威慢，如人身自由，乡党利益，遭受侵害，不惜头破血流，据理抗争维护。于家乡沦陷日寇时，不甘奴役，青壮年组织队伍，投入杀敌守土洪流，与敌周旋，敌寇先后被群众歼灭者，不知凡几，虽敌寇残肆烧杀，不仅未为所慑，而且益坚斗志，抗击到底，直至日寇无条件投

降。

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影响，在民俗中残留有宗族、迷信、宿命诸观点。解放后，经人民政府宣传教育，有所改变，尤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上列诸残俗，受到剧烈冲击，正趋改变与消灭中。本篇对于旧俗，仍作如实叙述，目的不在继承，而在反映历史面貌与演变过程，以资今昔对比。

第二章 生产习俗

第一节 农业

一、田 作

我县地少人多，每人平均耕地，仅为0.65亩，故农民不仅珍惜土地，抑且积极垦改土地，或把近山、低山缓坡，改成旱地；或将原有旱地分段分级改成梯田，提水上灌，扩种水稻。同时，实行套种，如旱地麦行间，套种白豆，白豆行套种番薯、玉米（六谷），玉米田套种草子（紫云英），以争季节。田头地角，亦种瓜豆。可谓见缝插针，达到广种多收，俾得地尽其利，务求有限土地，夺取更多产量。

（一）传统作物：在平原地区，以稻麦为主，辅以玉米、番薯、粟谷、豆类、棉花、糖蔗（糖梗）、花生、芝麻、蔬菜。山区粮食作物，以玉米、番薯、粟谷为主，马铃薯、麦类次之。

（二）耕作制度：义乌地处亚热带，日照长，雨量多，年可三熟。习惯为春花（大小麦、草子），单季早稻，秋作（玉米、番薯、撒豆、荞麦、萝卜、胡萝卜）。解放后，农业实行三大改革：良种矮秆化，早作改种双季稻，扩大杂交水稻栽培面积。使主粮产量显著提高。还采取轮作方式，即在同一田内，下年换种一熟其他作物，如某田连种二年大、小麦后，第二年改种一茬草子，草子割取上截作饲料，下截翻耕入土，以培土壤肥力。如不种草子养田，年年种大、小